



孙昌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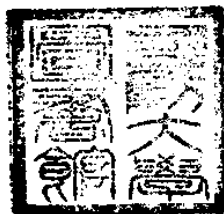
虎帐吟风录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虎帐吟风录

孙昌宇



60m88 64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虎帐吟风景

孙昌宇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（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83号）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7218工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9.5印张200000字

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100

ISBN 7-5354-0156-2/I·138

定价：2.05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《施耐庵演义》三部曲（《笔剑啸天录》《虎帐吟风录》《金陵断梦录》）之二，与其它两部既有联系，又可独立成篇。

本书写的施耐庵创作《水浒传》前的一般传奇故事：施耐庵受命为草莽英雄立传，辞别老母爱妻，仗剑走山东，取那记载着梁山后裔下落的白绢，辗转淮安府、牛栏岗、埕头集、临河集，几次路遇强人，险些丧生，多亏梁山英雄后代相救，终于化险为夷。接着展开了官军血洗张秋镇，激战饮马川，群雄大闹济南府等悲壮故事。一路上，施耐庵遭遇了各种灾难，经历了无数奇变。结识了数十位梁山英雄的后代，战胜了重重困难，直奔梁山故垒。

目 次

一	宴名園願退飛柬帖 閩淮安桌雄設奇謀	1
二	張士誠炫威試袞冕 小帝秀拂袖救危難	18
三	葬小二荒店戲娉婷 俠書生賣夜逢魑魅	40
四	秦梅娘痛洒紅衫泪 施耐庵聊作虎帳吟	60
五	徐壽輝兵退臨河集 羅剎女血濺漳州城	82
六	拦江劫客二童施威 引虎入救三女逞能	100
七	時不濟千里走洋河 秦梅娘絕谷困群雄	111
八	述痛史梅娘飲血 葬紅裙耐庵悟道	126
九	荒崗古庙義士歼仇 小鎮秘宅書生探奇	142
十	密語窈窕驚怪杰 墓碑历历會群雄	157

- 十一 呼天御地索大秘181
六杰八义显真容
- 十二 施奇裁扩席增兵193
分锦囊铁口逞能
- 十三 铁骑虎将荒林铄羽204
红裳女子寒夜惊魂
- 十四 吴铁口立威饮马川223
灶上虱笑败绝命桩
- 十五 走山东卢起凤报讯236
聚大寨赛祝融烧天
- 十六 入虎穴单凭《寄生草》255
扮伶人双擒林中莺
- 十七 闹济南群虎救碧云278
寻故垒孤客走梁山

宴名园顾逖飞柬帖 闻淮安臬雄设奇谋

峰峦如聚，波涛如怒，山河表里潼关路。望西都，
意踟蹰。伤心秦汉经行处，宫阙万间都做了土。兴，百
姓苦，亡，百姓苦。

这首元人小令，乃是七百年前一位词人所作。元朝英宗
硕德八剌帝当政年间，监察御史张养浩感慨朝廷腐败、民生
凋敝，吟成了这一首千古绝唱《山坡羊·潼关怀古》，真可
谓慷慨悲歌，字字惨痛。然而，彼时正值元朝气数未尽，燕
都城，遍地金紫，秦淮河上，溢脂流红，朝野上下只顾得
纸醉金迷、歌舞升平，浑不觉偌大锦绣江山内囊子早空了下
来，哪里顾得上理会这区区一首曲调？

时移世易，未曾过得一个甲子，这元朝的大政竟然被一个
词人不幸而言中，元顺帝尚未从绮罗丛中醒转，十八座军
州早已烽烟陡起、刁斗处处，黎民百姓熬不住暴政淫虐，揭竿
而起，成吉思汗、忽必烈精心构筑的元室宫阙豁喇喇早塌
了几个殿角，已然是风雨飘摇了。

此时正值元顺帝至正十五年仲春季节，地处京杭大运河
腹地的淮安府城里，店铺冷落，游人稀疏，早已不似往昔的
繁华喧闹。这一日傍黑时分，守卫南门的元兵正要关上城
门，叵料可儿闯进一个人来，只见他青衫芒鞋，风尘仆仆。
一领皂布直裰大襟撩起，斜斜地漫挽在腰间，头上梳一个盘

龙髻子，胡乱系一方汗渍斑斑的头巾，气喘吁吁地奔了过来，朝两个把门的将士拱一拱手，大咧咧地便要闯进城门。

两个门卫望了望天色，已然是暮霭四合，月上柳梢，再瞅一眼眼前这个汉子，竟是如此托大，不由得怒从心上起，吼一声，抢上一步，齐刷刷“铮”地拔出了腰间长刀。

也难怪这两个门卫如此动怒。须知自从至正初年白莲教首韩山童中原起事以来，大河以南早已成了戍兵的疆场，元廷一夕数惊，风声鹤唳，把那本来就十分严酷的禁令又加了几分，什么寻常百姓不许自铸铁器，十人以上不准聚会，没有官府帖子不许穿州过府等等。至于“流贼”出没的都道府县，一律实行宵禁。这淮安府正处江淮腹地，又是白莲教“乱党”“流窜”京畿的咽喉重镇，几年前便已颁了朝廷明令：城门迟启早闭，辰时开关，酉正闭关，军民人等错过了时刻，一律不准出入。就是此刻单独在街衢巷陌行走，一旦查出，轻则拘押罚了钱谷，重则视为“乱党”一刀剝倒在辕门。此刻，眼见这汉子不仅犯了禁令，而且兀自风风火火地径直闯关，两个元兵早气得虬须直竖，那两把寒气森森的蒙古长刀已然劈上了他的头顶。

那汉子也不退避，缓缓地抬起右臂，呼吸之间忽地攥住了那欺得较近的门卫的手腕，左手在蒙满尘垢的脸上抹得一抹，刹那间双目暴睁，低低地喝了一声：“巴图鲁，认得俺么？”

这一抓、一抹、一喝，倒叫那元兵怔得一怔，仔细打量了眼前景这汉子一番：只见他生得黑矮墩实，壮君般的黑脸上倒卧着两撇浓眉，左眼下一颗肉痣上还缀着长长的一绺汗毛，煞是惹眼。这元兵不看便罢，这一看竟似那经了霜的莽

麦秆儿，霎时矮了半截，脊梁上沁着冷汗，嘴里兀自哆哆嗦嗦地嘟囔：“你是、你是吓……吓……”

另一个元兵走了上来，吼一声：“管他是黑是红，犯了禁条便须吃俺一刀！”说话间长刀已然冷森森剁了过来，看看就要斩上脑门，这元兵猛觉着手臂一麻，耳边猛然轰轰地响起一阵呵呵怪笑：“乖乖，敢来撩虎须？”只见那汉子双臂轻轻一送，两个元兵仰八叉瘫倒在城墙边。

漫说是两个小小的兵卒，便是元朝的满廷将相，以至九五至尊元顺帝妥欢帖木儿，一见了眼前这条大汉，也须大大地吃上一惊。这闯关的汉子不是别人，乃是搅乱了元朝半壁江山的一条大虫，有名的“吓天大将军”张士诚。此人原在海州的一名盐贩，几年前趁着元廷失道，群雄蜂起之际，振臂一呼，啸聚淮扬，驰骋江南，不数年打下了整整半个江浙行省。此时，这个绿林魔头不去吞州并府，却只身来到这淮安城，不知又要弄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乱来。

两个元兵一旦认出张士诚，魂灵儿早已出窍，哪里还敢罗唆，一叠声求道：“吓天大将军要逛逛俺这小小淮安府城，俺们哪敢盘问，敬请尊便，敬请尊便。”

张士诚拍了拍双手，低声喝道：“哼，你们不问俺，俺倒要问一问你们：近日来这城门可都是你们两个把守？”

两个元兵连忙答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

张士诚道：“可曾见一个面庞清瘦、庄户人打扮的中年秀才从此处经过？”

两个元兵一听，不由得面面相觑，半晌开不得口。每日从这城门路过的人少说上百，中年读书人只怕也象那过江之鲫，哪里记得这许多？唉唉，这吓天大将军只怕今日吃错了

药，没的偏要打听个什人读书秀才作甚？

那胆大的元兵呐呐地答道：“大王爷爷，小的委实记不住你寻问的这个人，要不俺满城打听打听，改日给你老人家捎个帖子罢。”

张士诚哼了一声，跨上几步，一抓抓住两个元兵的头皮，吼道：“放鸟屁，记不起来，俺便扭下你们这两颗驴头来！”

这一抓仿佛套上铁箍，两个元兵立时钻心般疼了起来。忽然，一个元兵叫道：“大王爷爷放手！”

张士诚闻声松了手。那元兵一边揉着头皮一边陪着笑道：“亏得大王爷爷这一抓，触动俺脑里的机括，倒真的记起一个人来，模样儿极似大王说的那副形态，仿佛是两日前进的城门。不过，小的看过他的护身关防，名字叫个什么张二。”

张士诚一听，点点头自语道：“这就是了。”说着，他忽地以手加额，呵呵大笑三声：“哇哈哈，施相公慢走，俺张士诚到底寻着你了！”笑毕，也顾不得望一眼呆瞪瞪瘫在城墙根上的两个门卫，两脚登登地搅起一溜黄尘，刮风也似地大踏步奔进了城门。

话说这淮安府城西街北头，有一处极幽静清丽的园林，名唤“耸碧院”，乃是唐朝名臣第五任江淮盐铁租庸使时所建，经过历朝州府职官加意经营，真个是廊榭通幽，曲院风荷，亭台如画，屐痕留香。有几个儒雅风流的府吏更在园内广植常青花木，使得一个小小的园子益发葱茏满目、处处绿荫，这“耸碧院”的名头佳誉远播，尽管比不上苏州的拙

政、扬州十二桥，却也别有一番情趣。近几年来，江淮一带连年荒旱水涝，加之战乱频起，干戈不息，大队剿“贼”的元兵铁骑时时过境，尽是一些杀人不眨眼的魔头，雉尾毡盔的莽将，今日狼来，明日虎去，好端端的一处园林，成了呼么喝六、揸拳试马的场所，把个“耸碧院”糟蹋得不成样子，就连那淮安知府李齐也只好摇头叹息。

谁知无巧不巧，正在这位黄堂知府慨叹之时，半月前却意外地遭遇了一桩小小的喜事。一位大大有名的风流名士驾临淮安，此人姓顾名逖，雅号遐举居士，祖籍兴化县，乃是李知府当年会试中进士的好友，两个人同科同榜，又同时中在一甲二十名之内，这次顾逖卸了浙江嘉兴同知，进京交割，顺路专程拜访同年老友。李齐直喜得眉欢眼笑，立时命人整治好那“耸碧院”，张灯结彩，洒扫庭除，把那小小园林布置得花团锦簇。连日来在园内飞流觞、续华章，把手叙旧，诗酒唱和，嘉宾美酿，雅士名园，这一番小小的宴集，不愧为淮安城内这些年月里少有的盛事。

聚会到了第三日，那顾遐举突地变得闷闷不乐起来。李齐心中诧异，询问端倪。顾逖叹道：“年兄哪里知道：如今世道浇漓，天下汹汹，你我将来都不知道葬身何处！此刻把酒临风，金樽对月，可惜缺了一位海内独一无二的慷慨悲歌之士与你我一起披发长吟。”

李齐忙道：“年兄说的可是那名满江南的风月主人倪元镇先生么？”

顾逖连连摇头：“倪瓒只会唱他那些‘十年一觉扬州梦’的柔靡之音，哪里比得上此人的气概恢宏、激昂磊落！年兄枉为江淮子弟，难道没有听说过那词章惊鬼神、胸襟揽

六合的耐庵居士钱塘施彦端么？”

李齐一听，禁不住眉目耸动，忙问道：“下官局处小邑，竟不知天下有如此异人，真个是懵懂颠预，也不知这施耐庵居士现在何处？”

顾逖拈须笑道：“这个不难，听说他早已离了钱塘，隐居在兴化白驹场老家，晚生一纸书信，当可克日相见。”

李齐大喜，连忙叫人搬来文房四宝，顾逖撷袖挥毫，立时修下书信一封，知府衙门的快马立时便送往兴化。

谁知左等右等，一直等了十天，那施耐庵却是杳如黄鹤，不要说他的影子，便是回函也未见一封。把李、顾二人一腔兴致都浇冷了。那李齐暗想：只怕这施耐庵未必是什么嵌奇磊落的雅士，担着这名士的架子，竟然如此不通人情。而顾逖心下却嘀咕道：未必淮南一带又起了战乱，把个施彦端隔在兴化，无缘赴会？

就在两个人心中七上八下之时，却出了桩异事。这一日，李齐见顾逖闷闷不乐，特地又在“耸碧院”整治了一席华宴，招集淮安城内有脸面的绅衿耆儒作陪，替那遐举居士消除羁旅之愁。又破例地请了丽春馆内新聘的有名歌妓小帘秀度曲助兴。新月初绽，竹影婆娑，珍肴罗列，粉黛环围。众人为顾逖劝了几巡酒，李齐便唤上乐班上堂演戏。只见那小帘秀果然名不虚传，罗衫乍乍，锦裙轻荡，莺声燕语，抖云肩、舒翠袖，唱了一阙〔双调·夜行船〕：

“驿路西风冷绣鞍，离情秋色相关。鸿雁啼寒，枫林泪染，付与旅愁一片。

丈夫有泪不轻弹，都付与关山。苏台景物游豎关，月下倚棹曾看。野鸥水边萧寺，乱云马首吴山。”

众人渐渐听得入港，猛听见园门那边响起一阵嘈嚷之声，一个衙役踉踉跄跄地奔进园来，伏地禀道：“启禀老爷，海州参将董大鵬大人驾到，此刻人马已然到了园门。”

李齐一听，不觉疑窦丛生，什么董大人，俺与他素无交往，海州、淮安远隔数百里，他夤夜到此又有何事？便是公务，也不必如此直闯雅会，扫人兴致。想到此处，李齐吩咐道：“速速领董参将府驿安歇，就说下官散席之后，亲自候教。”

话音未落，只听得平空里响起两声“哑哑”怪笑，仿佛夜枭啼鸣，令人浑身毛发森森，紧接着呼呼啦啦涌进一群蒙古铁骑，当先一人身材奇瘦奇长，头戴鍪铁毡盔，身着海天青团花战袍，袍襟下隐现着寒光凛凛的锁子鱼鳞重铠。只见他吊眉下一双白楞楞的眼仁嵌在骷髅般的长脸上，令人一瞧便要骇退三步。他耸着瘦骨伶仃的双肩，脚下“蹭蹭蹭”地一步步挪上花厅，对着李齐拱一拱手说道：“老公台差矣！末将今日驰驱数百里，专程来到淮安，既非叙故旧之谊，亦非盘桓公务，乃是听说府上到了一位贵客，特来一会！”

李齐一听，连忙迎了下来，也拱了拱手，说道：“董大人驾到，下官失礼了，原来足下也与这位顾遇举先生有旧交么？”

董大鵬又是“哑哑”一笑：“差矣差矣，不然不然！俺今日要会的不是这位顾先生，乃是要会一会那鼎鼎大名的施耐庵！”说话间，那一双吊死鬼般的眼仁骨碌碌地在满厅众人脸上扫了一圈，脸色忽地一沉，对李齐道：“李大人，如此美景良辰，休要叫末将白走一趟啊！”

李齐听半一惊，忙忙地与顾遇对视一眼，那心里话却是

完全一样：邀约施耐庵来淮安相聚，只有天知、地知、你知、我知，这董大鹏如何知晓？眼下施耐庵人影未见，这位远在海州的参将大人竟已找上门来，实实是桩蹊跷之事。

李齐也顾不得心下纳罕，对那董大鹏道：“董大人，此处有无施耐庵，你是亲眼所见，偌大个活人，下官也瞒他不下！”

董大鹏冷森森地说道：“李大人，休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！”说着，“唰”地从袖内扯出一张招纸，递给李齐，一边又补了一句：“兹事体大，莫要误了老公台的前程啊！”

李齐接过那招纸一看，直吓得脸都白了，那上面写道：

“查不肖士人钱塘施耐庵，勾连乱党，结交匪类，亡命草泽，倡言叛逆，勒各州府县严加缉拿，有窝藏报讯者，以附逆论斩。

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署印

至正十五年二月”

此时，那李齐直吓得汗湿衣衫，哪里还顾得什么顾遐举，哪里还顾得上再听小帘秀的吟唱，一腔兴致早飞进爪哇国里去了。他正要喝散众人，领董大鹏进衙署陪罪，忽听到园子里又一阵“得得”的马蹄声骤响，接着奔进一个锦衣貂帽的人来，只见他傲气十足，睥睨自雄，一走上花厅，便大咧咧地喝道：“李大人，听说钱塘施耐庵已在尊府，俺余廷心奉彰德大营铁尔帖木儿元帅之命前来取人！”

望着来人的气势，李齐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。当年朝廷大小官吏，哪个不知这铁血将军铁尔帖木儿的名头？此人出身元室贵胄，凭一杆点钢枣木槊，东西征战，从区区一介马弁直升至杭州知府，任上缉查乱党有功，右迁江浙行省平章

副使，至正初年征剿方国珍，温州一役，披发大战、十荡十决，竟破了方国珍的沿海大营，朝廷大喜，破格封了他一个荡寇将军的勋职，且命他兼领彰德大营元帅之衔，统率元军与中原群雄对阵。值此烽火连天之时，这位掌印总戎不去挥戈驰马、运筹帷幄，却要来找一个身无缚鸡之力的黄门秀士，而且还派来了这职位不低的中军将佐，实在是令人惊诧。

这一场面，把一个堂堂的李齐知府弄了个手足无措。猴子未走，又来了个姓孙的！一边是手持朝廷招纸的董大鹏，另一边是彰德元帅的中军大人，哪一个也惹他不起。李齐此时直急得亡魂直冒，一边搓着手掌，一边疾骤踱步，那眼神儿却朝着顾逖直膘，嘴里头兀自不住地嘟囔：“唉唉，施耐庵、施耐庵，未见着鱼儿先惹身腥。如今招下这泼天大的麻烦，如何是好？如何是好？”

谁知那顾逖倒是个血性汉子，只见他捺须撩袍，跨前一步，对着两个来人傲然一揖道：“请问二位尊官，想那施耐庵不过区区一介读书人，既未杀人放火，又没作奸犯科，不知为何要索名拿人？”

董大鹏“哑哑”笑道：“这位先生倒是眼生得紧！既是读书人，自当熟读经史、效命朝廷，而这施耐庵却视朝廷为寇仇，刺杀朝廷命官于前，勾连江湖反贼于后，顶礼于白莲教妖匪拜坛之下，隐迹于乌桥红巾流寇之中，实实是九死难赎其罪。先生有何担待，竟想在朝廷王法之前打个抱不平么？咳？”

那顾逖却连连摇头冷笑道：“耐庵先生人品德望，晚生了如指掌，他要作的事自有道理，晚生决然不敢相信有如此

劣迹！”

董大鹏白眼倏翻，吊眉陡竖，猛喝一声：“你是施耐庵何人？”

顾逊昂首一笑：“同乡、同窗，莫逆之友！”

一句话不打紧，倒撩拨得董大鹏一腔无名火熊熊燃起。原来这董大鹏早年不过是一个浪迹中原的鲜卑无赖，只缘一次偶然的机会，骗得了一桩绿林义士的机密，领着元兵搜杀了几个潜踪隐迹的草莽英雄，加之武艺不凡，生性乖巧，数年间竟混了个海州参将的职位，受命专一刺探白莲教义军的军情谍报，搜捕朝廷要犯。不久前得知施耐庵曾赴乌桥镇刘福通大营，领受了一桩泼天大的秘密使命，由于安在义军大帐中的眼线通风报信，他先后在白驹场、汪家营、东台县几番追捕，均未得手，受了上司多次切责。事出侥幸，几日前派出的斥候回来禀报：在白驹场酒肆中灌醉了一个信使，此人酒后吐露：淮安知府下帖子请施耐庵赴会。董大鹏闻讯大喜，星夜够奔淮安，指望将这施耐庵手到擒来，谁知一到“耸碧院”，吓瘫了个知府李齐，却哪里有施耐庵的影子？此刻，这个不知死活的穷措大竟敢强项出头，叫人如何不气？董大鹏心一横：找不到施耐庵正身，就拿这个姓顾的垫背！此人既是施耐庵的挚友，说不准钢刀锁喉，会吐出真情。即或杀错了人，也须出一出胸中这口鸟气！

想毕，董大鹏大袖一拂，厉喝一声：“儿郎们，替俺拿下这姓顾的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几个蒙古铁骑兵噻呀一声，隔身上厅，便要拿人。

就在此时，只听见左近树丛里响起一声长啸：“噫吁兮——慢来！”紧接着，一阵清风过后，随着那浓郁的草木馨

香飘来一个人悠扬的吟唱：

“休猖狂，莫乖张！君不见芒砀山下走龙蛇，黄河故道起苍黄。何苦来气咻豺狼共豺，闹嚷嚷蛇吞象？慢提你勾魂吊客，不必讲铁血虎将，且安排弄月清风，梅香竹影，消遣这歌当哭，笔作枪。”

这一阵吟唱起得如此突兀，加之吐词清亮，节律铿锵，值此月白风清之时，夜静更深之际，听来如泣如诉，仿佛一曲天籁自紫垣宫中飞来，一霎时，满厅众人都听呆了。休说那顾逖、李齐和众多骚人雅士，便是几个拿人的元兵，也仿佛被人施了定身法，痴愣愣地倾耳聆听。

众人还未回过神来，只见人摇树影，风动竹梢，吟哦的余音兀自袅袅未歇，一个挺拔的身影早飘入花厅，众人抬头一瞧，猛觉着眼睛一亮：

只见来人约摸三十六七岁年纪，一领银灰长袍宽宽地裹在瘦劲精干的身架上，葛布逍遥巾兜头斜扎，在脑后飘出一角，衬着那广额深眉，满头浓发，愈益显出倜傥狂放。他双颧如棱，两颧似铁，一双瞳仁精光熠熠，几欲夺人心魄。只见他神态闲适，气度潇洒，一手漫挽腰间丝绦，一手轻拂大袖，昂然站在当厅，仿佛渊停岳峙。

顾逖眼尖，率先认出来人，又惊又喜地扑了过来，口中一叠连声大叫：“彦端兄，你把俺盼得好苦！”

话音未落，那董大鵬也回过神来，不觉嗷声狂叫：“此人便是施耐庵，儿郎们，休教走了这个叛逆！”

彰德大营的中军一听，哪里按捺得住，翻身站起，一连连喝道：“慢来，慢来，哪一个吃了豹子胆，要来使唤尔等木讷元帅的功劳。”

